



青藏高原纪实

孙景波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青藏高原纪实

孙景波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亦山
封面设计：顾祝婷
装帧设计：李 丹
责任校对：南 山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藏高原纪实 / 孙景波著.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503-0121-4

I. ①青… II. ①孙…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8094号

青藏高原纪实

孙景波 著

出品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编：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CTP)：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16.5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21千
图 数：260幅
印 数：0001-3000
ISBN 978-7-5503-0121-4
定 价：90.00元

这前后跨度二十年，
其间我以青海藏区生活为题材陆陆续续画过一些创作——雪域高原的印象，
让我魂牵梦绕——让我相信，
若山川有神灵，那青藏高原的神灵对我也是有“厚爱”的！

我愿把此书更多的献给我们那些不畏艰险和热爱生活的学生们！





目录

卷首语 孙景波	1
序言 神遇而迹化 朱乃正	3
昆仑赋行——辞 孙景波	5
第一篇 青海纪行（1979年9月—11月）	8
第二篇 赴藏教学记（1983年7月—9月）	136
第三篇 再上雪域高原（2000年9月—10月）	188
第四篇 藏区生活的创作	224
后记.....	252

卷首语

这里，是我三次去青藏高原的绘画写生和记录当时感受的一些日记摘录。

第一次，是在1979年9月7日到12月4日。当时我还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读研究生，其间有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遭遇，那“万分之一”能偶然活到后来的体味，让我意识到，此后这些岁月中的我，是一个“白捡”回来的孙景波。后一个“孙景波”顿然悟出了“为所欲为”、“有为无争”的活法，比先前变得洒脱、通达、乐观得多了。那个“白捡回来”的我，第二年被留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了教师——我以为学校把我留下来的原因，和我那次“不死”后的作品们有些潜在的因缘。

第二次，是在1984年7月到10月初。我应西藏自治区宣传部和西藏美术家协会邀请，前去为他们举办的美术培训班担任指导教师。那段时间，迫于独立开展教学的需要和压力，我对自己前二十年艺术实践和相应的理法认识，进行了一次多方面归纳和梳理。课余时间，我写了《基础素描理论与技法提纲》、《绘画色彩知识与油画写生色彩技法提要》、《绘画构图与创作》、《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经典作品欣赏》。这期间相关讲座的文字准备，成为我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后开展绘画基础教学理论与技法教学的提纲。8月中到9月初和学员们到藏北高原写生，其间也是以教学为主，和学员们一道画了一些油画和速写，数量虽然不多，但感受很深。在拉萨和藏北期间所积累的一些摄影素材内容也相当丰富，此后多年，在我进行藏族题材的创作中派上了用场。

第三次，是在2000年8月到11月。我和杜键先生带着油画系、壁画系十多名研究生作“大西北纪行”的艺术与社会实践考察，其间，再次到青海雪域高原农牧区，又有了一个多月的与教学相关的生活经历……

这三次经历前后跨度二十多年，其间我以青海藏区生活为题材陆陆续续画过一些创作——雪域高原的印象。让我魂牵梦绕——让我相信，若山川有神灵，那青海高原的神灵对我也是有“厚爱”的！



1979年12月初我离开青海前夜，梦到“昆仑之神”。醒来时，写下了《昆仑赋行》——万千感慨凝结其中。大师兄朱乃正先生，时在青海已工作二十多年，读过“赋行”后，颇多同感。二十年间前后用书法给我抄写过四次，可见感同身受的知音之情！

由于乃正兄的鼓励，我鼓起勇气把这二十多年间藏在画夹中的画作和笔记做了一次检点，我对他说：“我因你的鼓励，集成此书，所以我将第一本书献给你，并请指教！”

我当然不可忘记我在青海时，我的爱妻明伟还在云南，我脱险幸存的消息曾使她和孩子有过长久抹不去的恐惧阴影——那些日子，她日夜为我祷告——为我的后来——并且我们有了“后来”。

后来和我再次同行青海的研究生们，也不断挑逗我说：“孙先生，把那段经历间的作品发表出来吧，我们还愿意像‘一群野狼’那样，跟着你这头‘老狼’，再去大西北，再上雪域高原，和您同行，够味儿！”我想说：“我也曾因你们而感动——因此我愿把此书更多的献给我们那些不畏艰险和热爱生活的学生们！”

2008年8月于北京

神遇而迹化

——孙景波的《青海行》

朱乃正

景波学弟的这本《青海行》所记录的风物，也陈述着我的遥远记忆，更唤起了我在绝望的沉浸中突然与大自然神遇而迹化的艺术体验。这本写生与文字记载汇集景波弟兴中国文脉之内质，穷中西观察表现之理法，借他对艺术和人生的悟性，展陈了他的内心律动所达到的物我两忘、物我交融的艺术佳境。

最能骋怀的悟道者，莫过于逆境中的沉思。当人生陷于绝境，兴颓意懒时，当你被迫放弃名利，无缘再思荣辱时，正是冷静者的心灵世界和哲理思想极度清明之时。此时的你，远离尘嚣，心灵虚静淡泊，一无杂念。这时的你，才能放下幽忧不平之思，而进入超脱无欲的个人骋怀冥思。你所持有的那颗纯净敏感的心灵，引导着你能从大自然万千浩浩然中得到全身心静然的倾注，你会发现渺小的一己竟能从大的环宇对应而感受到无穷深邃幽远的意趣与生命之力量。此刻你忘掉了自我的一己，而融入到这个无穷无涯、经历着一种面对自然时的心胸和体验，正能体味着石涛所说的那种“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艺术升华。

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逾弱冠的我，被命运之风吹落在遥远的西部。孑然一身，来到青海。常感世事不测，命运的多桀。前途渺渺，孤寂度日，终日惶惶。中心茫茫，怀抱空空。殊不知，正当此刻孤身面对高原大自然时，顿然于自然造化从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到沈周那“是以澄人心神而发其志意”的解悟。延绵无际的草原，苍然峻拔的雪巅，蒙渺无穷的苍穹，浩淼漫漫之碧湖，狂风撕击之沙漠，浓翠蔽日之幽林，而随着晨昏昼夜、阴晴圆缺的转移无常，每刻都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东坡先生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顿会此意而储之于胸，遂跃跃然诉诸与丹青笔墨，初当文人雅客通过诗文绘画再造与自然达到情境交流交融的体味。

我与青海高原的“神遇”和“神交”将青海高原所有的一切，深化成为我的艺术的精髓，进而深深刻画在我的心灵。青海高原那震撼郁林之风声，直令

人“起闲邪击寇之志。”青海长空那万里皓天之重云，徒然唤起了我的生命力，积存为我的艺术动力和源泉。无论是牛羊的一声哞咩，还是藏女背水哼出的一曲歌，甚至天边闪烁的一颗明星，抑或那庄廓上空袅袅升起的一缕炊烟，野花绽出的一个微笑，都给了我沁心透脾性灵的一次次洗礼，不间断地给我带来生命的喜悦，而全然投射在我的艺术追求之中。我与自然在艺术中的表现可谓得之自然，成乎于内，因物、即景而发乎表情——逆境中与自然的澄怀神交之力宏哉！

学弟景波，与我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也有我和自然神会、通过艺术与自然神交的那种体会。虽然他未被命运至于生命的绝望之境地，但也和我一样，弱冠之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之后，只身前往西陲，服务于滇池之畔。这本写生集记录了阿波前后两次到青海时，第一次作为研究生毕业生，第二次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多年后重游青海，时隔已是二、三十年。前后加一起不过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阿波竟然领悟到了我长时间在逆境绝望中对大自然的体会。他的速写不但把握了大自然中山川人物的微妙变化着的真味，更注重发自内心的律动，借变相万千之造化，抒积蕴于胸臆之纯情。真乃如石涛所说：

“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景波弟从云南远涉青海、登游高原、攀援昆仑、驰马河源之行而作的，既有速写，又有小型油画人物、风景，还有每日每时记录感受的文字笔记，更有归来后根据感受表现高原牧民的生活的创作，辑集成《青藏高原纪实》。这些创作从大自然寻求灵感，记录了他与自然的神会。更重要的是，作为创作过程中的景物，也是最重要一环的速写必须如景波这样“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尽收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斯人之握取耳”。

丁亥夏月于京华悟未悟斋

昆仑赋行

己未岁八月，吾与同窗葛氏出京都，赴青海写生，驱车柴达木东西，纵马于昆仑山南北，披雪履霜，辗转千里，凡百有余日。天地远僻，历经险阻，感受异常，胸次开拓，可谓游者之壮也！

戈壁滩洪荒际天，如怀星汉；青海湖烟波浩淼，日月悠闲；昆仑山白雪万仞，苍茫出世；大河源溪泉交汇，峰流谷转；其气象之浑茫，其境界之苍凉，目击神游，感慨交织，大块恢恢，苍雄悲壮！登高兴叹，情亦莫由乎一端也！

昔者、汉武拓疆，嫖姚兵饥，陇头流水，泪歌未尽而舌卷；玄宗黩武，工部“三别”，新鬼烦冤而旧鬼哭。至于势利荣辱，人争不息，时中原世有盛衰；山川草木，枯荣谁问？边陲唯春秋之异也！余今观夫，戈壁昆仑，油然忘乎古今，至若置身游牧之间，不觉已别乎人类矣！吾尝按弦而歌：穹庐空对大荒——仰之，天苍苍如然；眺望之，野茫茫如然；耳闻之，风吹草动，牛羊轰鸣亦如然！孤烟落日，饥鹰徘徊，风啸雪飘，健儿纵马，黄沙蔽日，明驼悲号，呜乎！此非由来由然者何？吾不知千年为短长，何沧桑之难渐耶？

柴达木地藏富民之财，昆仑、祁连怀拥济世之宝，青海湖沉积举世食无尽之盐，何天与不取，守财处穷？何大道之不悟，犹益烈乎人争？讨罪伐吊，数帝王可焚尸鞭灰，而死者究之何益？指陈利弊，按当权应洗耳命面，以来之可追也！感慨议论，书生意气，难合高寡，借长歌以泄忧，唯此唯此，奈何、奈何也哉！

冬至月前后，余辞昆仑，北上敦煌，行前夜，恍惚与昆仑辞别，乃作歌曰：撑天拨地，昆仑其高兮！雪肤冰肌，昆仑其洁兮！决费无涯，连绵千里，唯君其伟壮兮！日月肩负，万古不移，唯君其志坚兮！伟乎壮哉，真天地一大丈夫矣！吾闻昔有尊者，欲断汝为三截，分赠其二兮，留我唯一！今我谒昆仑兮，望汝苍颜白发，伟立而严妆兮，如承天之宇。岸然不吾顾兮，形容似有隐忧。吾怅然未解其故兮，问君何戚戚不语？

吾言之未尽兮，忽雷崩而天裂。电火明灭兮，见星堕而月移。狂飚惊作兮，飞雪弥天。玉龙百万兮，怒腾而奋起。君仰头长啸兮，吾闻空中有响语如许……

吁！孙子！汝来前，昆仑出世兮，岁有亿万千百年矣！汝祖记史兮，不过三四千载而已！其间干戈交响，何曾歇止乎一时？笔墨相伐兮，又何瞬间稍息？汝辈争权利，肠九曲而智穷；汝代代弄心术，何顾它而思虑！吾怀金抱玉兮，盼时待发。虚春秋无尽兮，而今夫如何？呜呼！吾叹时之不遇兮，山崩地摧、五内焚烧；吾哀世人之可怜兮，长江、大河是吾泪成许。世有我其若无兮，卑我如君所见叹。何不耻割我为赠兮，言之今人泪噎！

昆仑语罢，垂首而泣。天穹惨淡，霖雪纷飞，大河呜咽兮，山川动摇。吾亦潜然涕泗，惶惶然浮出梦间。心僬僬若怀霜兮，急促笔以记！

1979年岁尾 景波书于京华

——我的预感是：

只要走出去，就会有新的发现；只要有所发现，兴奋感就会激发绘画的欲望
这种欲望才是生命的动力。

对艺术而言，平庸的感觉会使创造欲望之火熄灭，
如果说这就是我此行的心理准备，则又有些可笑了，
这个心理准备更像个没有赌资，却决定到赌场中大赌一把的赌徒，
我赌的是：我必须赢得我自己！



第一篇 青海纪行

1979年9月7日到12月4日。

我到青海写生，当时我还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读研究生，其间有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遭遇，那“万分之一”能偶然活到后来的体味，让我意识到，此后这些岁月中的我，是一个“白捡”回来的孙景波。后一个“孙景波”顿然悟出了“为所欲为”、“有为无争”的活法，比先前变得洒脱、通达、乐观得多了。那个“白捡回来”的我，第二年被留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了教师——我以为学校把我留下来的原因，和我那次“不死”后的作品们有些潜在的因缘。



